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

第三回 講陰陽怕逢彭抹布 談理學轉薦魏書箱

卻說冷竹江瞧見的名片，你道是哪裡送來的？當下家丁遞過的名片之後，站在一邊稟道：「彭道三老爺，請俺家少爺吃午飯，只是送名片來的僕人，卻是唐先生的孫少爺充當的，這事倒有點蹊蹺。」冷竹江聽到這個情節，知道是唐金鑿討謝儀的圈套，吩咐家丁拿自己的名片，說俺家少爺身體還沒結實，不能奉陪，彭老爺有甚要事，便請枉駕一談。那唐金鑿的孫少爺，接著名片在手，臉上漲得飛紅。被這家丁神頭鬼腦的盯了好幾眼，盯得那個孫少爺，抱頭鼠竄的去了。不到半點鐘，彭道三撐著一枝毛竹煙管，慢慢走來。剛到門首，便停住了腳步，向門上望了好一回，遞了名片，由冷竹江迎了進去。原來這彭道三的生平，極講求理學，只是一件，看銅錢是非常的鄭重。所以他的技藝也極多，太乙、奇門、六壬、文王課，件件都有些門徑。遇著人家造起陰陽宅來，不管人家請不請，他都好好的開一個課單來，至少也要十乾左右的謝儀，才肯罷休。人家因他是著名的紳棍，各事總不敢礙他，替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彭三抹布。無論什麼事情，經他過一過手，都要抹去幾文的。

這番唐金鑿托他來討謝儀，准他一個二八提籃，自然是上好的差使。他卻故意的談些閒文，向冷竹江道：「竹翁你的尊宅，是哪一位看的門相呢？今年這個門相，倒有些尷尬。」說著便用指甲細細的一抓，嘴裡嘰嘰咕咕的念些什麼歌訣，無非是青龍白虎，騰蛇玄武，以及青黃白黑等類的話頭。念了好一陣，起身賀道：「照著這個門相，今年卻是黑煞當頭，虧的有幾重文昌，在裡面解救，這都是尊家世代書香，積下來的功德呀。」

聽說令世兄有些貴恙，是哪位先生看好的？」冷竹江道：「是唐世伯金鑿先生看好的。」彭道三道：「唐老金也有這般的造化麼？真正是萬把銘搭，搭住個五路財神了。本來今年正月十五的那天，書院裡甄別的時候，我瞧見他提著筆硯，在大門口點名，覺得他的氣色，就十分漂亮，臉上的壽斑，一塊塊的都是發的銀灰色，陰隙紋的上面，新添出一粒芝麻大的紅病來。我便在袖子裡掐了一個梅花神數，斷定他今年總有乾金的進項。」

但是他的局境，是瞞不住我們的。他前年進了學，還是我的小兒，替他做的派保，照著他們家裡的老規矩，至少總要三塊錢的贄敬。哪知道贄敬並沒領到，倒貼去三百銅錢的面票。本來指望他不收，不料他竟老實的收了去，連一杯水酒都沒有請過人呢！竹翁你替我想一想，照這樣的做廩保，除是吃的西北風長大的才好。人家還補甚麼廩，讀什麼書，到得沒有人補廩，沒有人讀書的地步，這斯文一脈，不是平白被他斬斷了麼？所以有幾個老朋友談起，都是怒氣沖天的，叫我們小兒尋他一個破綻，送他押學。竹翁不是我誇口，這些地方，我的見識卻就老當了。我說送他押學，除是那學裡老師，膽有門樣大，嘴有海樣寬，一口吞他肚裡才妥當。若是吞不下他，只怕那老師的鍋底，給他吃穿還不算，連孔子大成殿上石頭縫裡的青草，也要啖個精光呢。看來這筆債，那唐老金是要帶到來生的了。小兒無可奈何，忍氣吞聲的兩年。偏偏絕處逢生，那唐老金三世儒醫的牌子，冷灰窩裡，也放了一道鬼火來了。竹翁，你老實對我講，你送過他的錢沒有？」冷竹江便把兩次送的席敬，連那買藥的藥價和盤托出，都告訴了彭道三。彭道三把舌頭一伸，心下暗想，這唐老金真是老狐狸，倒這樣的會騙錢，騙了錢，在朋友面前，還隻字不提。這叫做生薑還是越老越辣了。

當下冷竹江走到內室，吩咐兒子鏡微，出來拜客。剛到廳前，只見那彭道三嘴裡銜著旱煙管，側著頸脖，豎著一雙三角式的眼睛，臉上是三刀斷不出血來似的，顯著膝頭盤在那裡想什麼事情，連竹江父子進了門檻，都沒有瞧見。竹江也故意的不睬他，縮回兩步，閃在一旁，看他有什麼舉動。但見他努著嘴，噴了一口的濃煙，眉頭兩皺，伸起左手在桌子上面，攀著指頂，左數右數的算個不了。忽然竹江的一個內姪，打後面出來，頭上戴著一頂道士帽，手裡拿著一個大爆竹，點著了火，像霹靂一般的放了一聲，彈著手掌，跌在一邊，哇哇的大哭。

彭道三忽然耳朵一震，心上撲通的一跳，手勢一鬆，把一枝煙管落在板磚上面，嚇得彭三道魂不附體。低頭一看，踩著兩腳罵道：「晦氣晦氣，這老不死的唐老金。」竹江父子聽得小孩哭聲，趕忙抱起，扶到內室，交給了老媽。重行到了中廳，見那彭道三，正在地上拾那零星碎角的細磁料。竹江向前道：「三先生，你拾這個幹什麼？你的世姪來拜你了。」彭道三伸直了腰，瞧見冷鏡微已磕下頭去，趕忙扶起，依舊折下了腰，把些零碎拾清楚了，安放桌上，從袖籠裡掏出一個手巾來。那手巾好像是酒店裡用了十多年的搾酒袋，顏色已經是油光光的，攤在桌上，足足有七八十個大窟窿。嘴裡說道：「竹翁，你休見笑，我這手巾有兩種仙氣，一種是夏天揩汗，沒有汗酸氣味，一種是冬天揩面，不管面皮的老嫩厚薄，都可以不生凍瘡，」一面講，一面抓那些零碎，包在手巾裡。冷竹江忍不住的一笑，連他兒子鏡微，也帶著笑了。彭道三道：「竹翁，君子不幸人之災，不樂人之禍。這煙嘴是二十年前，到京城會試，在琉璃廠兩弔京錢買的。據著朋友談起，這條羊脂白玉，至少也值八十弔京錢，帶到南邊來，便值到六兩多銀子。這番斗然跌碎，雖說也數該如此，究竟不免總有些傷心。」竹江道：「這小小一個煙嘴，難道也有個數麼？」彭道三道：「外行人只講外行話，哪樣東西沒有個數？就是頭上的頭髮，眼上的眉毛，身上的汗毛，應該那年那月那日那時那刻長，便應該那年那月那日那時那刻落，都有一定的前數。自從買這煙嘴之後，為他是個寶物，每年正月初一，便焚上一爐好香，起一個大六壬的課。湊巧今年是這煙嘴八字上的歲破，現在五月裡又是個月破，今天的日乾，又是遇的一個天煞星，到這時刻，恰又和他是子午一衝，你道一件小東西，經得許多的破敗，任憑鐵打鋼澆，也是保不住的了。好歹是羊毛出在羊背上，停一會兒，再和唐老金算賬便了。」冷竹江把兩眼朝彭道三一望。彭老三曉得話有破綻，險些露出馬腳來，接著說道：「唐老金既然發了財，進學的贄金，自然該還給了我。這片賬不管他怎樣刁蹬，便是官司打到六部裡，也是要還的，竹翁以為何如？」冷竹江經他這一番的嘮叨，弄得十分的不願意，想出一條退兵之計，便直截的和他講道：「唐世伯那裡很想送他些謝儀。」彭道三道：「這個也似乎不必，他賺的錢也不為少了。」冷竹江心裡好笑，你替他做媒子，還這般的裝腔做趣，拿定著主意要他一耍，道：「既是彭先生這般說，我便決意不送了。」一句話把彭道三一盆冷水從頭頂上直澆到腳下，半晌說道：「這個呢，但憑竹翁做主。」

唐老金那邊的事情，我向來是不敢多嘴的。他的年紀又大，脾氣又古怪，竹翁也應該知道的，只要相安無事，便不送他的謝儀也使得，只伯他是石板上都想栽桑的朋友，拾到這種討謝儀的好題目，哪肯輕易放鬆。竹翁也要想一個抵制之法。倘然竹翁要用著兄弟，兄弟也情願出一臂之力。本來唐老金也委實討厭，向來沒有人請教的。這番遇著竹翁，也是算財星照命了，還要這般的貪心不足。兄弟的愚見，老實些就不必謝他，看他怎樣變卦，便怎樣的發付他，好歹那學裡、縣裡、府裡、道里一直頂到三大憲那邊，兄弟都走得通的。」一席話把冷竹江心上說得小鹿似的亂撞。這分明是撮合唐金鑿和我來鬥事，他好於中取利的意思。正在一邊想著，彭道三又逼上一句道：「竹翁不必膽怯，凡事總有兄弟幫忙便了。」說著掏出一枝洋火，裝上一管煙，站起身來，央求冷鏡微道：「煩世姪代擦一個火呢。」鏡微連忙擦了火，彭道三的煙癮本來很大，談了半天的心，喉嚨下的煙蟲，已是餓得爬了。使勁的抽了一大口，哪知道沒了煙嘴，那煙管裡的煙油，一直抽到肚皮裡面，趕忙吐了出來，把個舌頭早辣僵了。半句話也講不出來，拿著茶杯嗽了好幾口，舉起煙管來向廳前亂磕，磕得滿石板上都是些煙油。

冷竹江看得不自在，便直截的講道：「唐世伯那裡，終究是要謝他的，我想謝他二十元，請彭先生代答如何？」彭道三道：「這個呢成卻不能做主，等我探探他的口風再講罷。」說罷又向冷鏡微應酬了幾句，告辭出門。

到了第三日，才來回覆，說這謝儀一節，和唐老金磋商了兩天，總算成功了。只要再加十元的光景，但是他有個藥瓶在尊處，須要見還呢。冷竹江便起身入內，尋了半晌，從痰盂裡才掏了出來，送在彭道三手裡。彭道三接來一看，跺腳說道：「原來是個空瓶麼？難道半瓶的萬寶靈丹，只夠一服麼？」冷竹江把落在痰盂的情節，告知彭道三，彭道三道：「這事卻就為難了，他兩瓶值一千多銀子，難道半瓶只值二百元麼？」冷竹江也皺著眉頭，請彭道三設法。彭道三又說好說歹的湊足了二百元，連藥本、謝儀一應

在內，就是唐老金不答應，也有他做主，冷竹江只得依了。停了兩天，唐老金步行到門口，冷竹江不知就裡，迎入中廳。唐老金笑嘻嘻的對冷竹江作了一個長揖，說：「老世姪，怎這般客氣？昨天又送十五塊謝儀來？實在過意不去。」冷竹江聽是十五元，暗暗叫苦，倘然聲張起來，定然是一場大笑話，便岔開話頭，談些浮文。唐金鑒問道：「令郎有無親事，前次我看他的病，都從心苗裡發出來。自古道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令郎今年十六歲了，論起禮來，雖不比那做國君的十五生子，也要早些聘定，免得他胡思亂想，才是道理。」冷竹江道：「小兒的病，卻不是為甚麼親事，是一部《理學宗傳》看壞的。」唐金鑒問道：「什麼叫《理學宗傳》，老夫做了一世的理學先生，卻沒瞧見呢？」冷竹江便打書房捧出。唐金鑒翻了好幾頁，說道：「令郎小小年紀，居然會看這個書麼？」站起身來深深的一揖道：「老世姪，令郎一定是要跨灶了。」冷竹江遜讓了一番。唐金鑒道：「這個雖然是你們的家教好，大約祖墳上也有些講究呢。」冷竹江道：「這種事和祖墳有什麼相干？」唐金鑒道：「怎麼不相干？老夫當聽彭老三話過的，就是這《理學宗傳》上的一位朱夫子，他的祖墳也有些講究，據說他的祖宗，葬了那個墳，有個著名的地師，叫做賽郭公，說這墳地是青龍守戶，丹鳳朝陽，將來一定要出位貴不可言的貴人。旁邊有個老者，聽說就是朱夫子的曾祖，向前附耳道：『難道要出個天子麼？』地師搖首道：『不止不止，天子上還要出頭呢。』後來果然生了朱夫子，你道奇是不奇？尊家的墳上，也是個有名地師看的，不然怎會科第連綿，傳了十七代的翰林，直到老世姪手裡，才脫了一代，又出了令郎這樣的人物呢？」冷竹江聽他的話不入耳，又不敢止住他的話頭，只聽得他又嚙嚙的說道：「可惜老夫的年紀大了，不能和令郎談了。聽得江蘇有個著名的書箱，是令尊大人的得意門生，姓魏名伯尼，揚州興化縣的人氏。他的肚皮怪得很，《十三經》《二十四史》，從尾一字背到頭一字，都不會差錯。令郎何不到那裡上學，一則可以了卻心病，二則孔子廟裡的冷豬頭，將來也好佔領著一份，你想好是不好？」冷竹江尚未回言，屏風後斗然轉出一個人來。唐鑒金連忙站起，鞠躬致敬。畢竟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